

## \* 書刊評介 \*

### 日文版《殺夫》解說\*

作者：藤井省三\*\*

譯者：張季琳\*\*\*

#### 一、美麗島的五百年史

據說16世季中葉，為尋求東洋財富，踏海而來的葡萄牙人，眺望著飄浮於中國大陸東南大洋上的島嶼，不禁讚嘆“Ilha Formosa”（啊！美麗島）。以後，歐洲皆通稱臺灣為福爾摩沙（Formosa）。

在美麗島上，從古以來，住著南洋系統的先住民——二次世界大戰前，被稱為高砂族，戰後被稱高山族等名稱的諸族。16世紀以後，由於這島嶼位於海洋交通要道，且適合於稻米、砂糖、玉米等商品作物的栽培，陸續地有移民蜂擁而來，開始了殖民的歷史。明、清之際，除了從中國大陸福建、廣東兩省來的漢族之外，荷蘭人、西班牙人也移民至此。

這場圍繞歐洲與漢族間的臺灣移民勢力的競爭，在清順治十八年（1661），由於鄭成功（1624—1662）所率二萬五千兵力的登陸，遂以漢族方面的勝利而告結束。鄭成功為謀求恢復被滿清王朝所覆滅的明朝政府，以臺灣為反清復明的基地，但鄭氏家族的統治臺灣，卻以三代二十二年的時間便結束。康熙二十二年（1683），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灣成為隸屬於福建省的臺灣府，於臺南設置官衙。

---

\* 本文乃藤井教授為日文版《殺夫》所寫的導言。日文版《殺夫》（《夫殺し》），藤井省三譯，東京寶島社1993年6月發行。

\*\*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 本處研究助理。

光緒十一年（1885），脫離福建省，設立臺灣省，定省都於臺北，臺南設臺南府。中日甲午戰爭後（1895），臺灣成爲日本的殖民地，最盛時期在臺的日本人，數目超過四十萬人。

半世紀後，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敗戰的結果，臺灣復歸於中國。1949年，大陸被共產黨統一的前後，約一、兩百萬左右的大陸各省人，跟隨國共內戰失敗的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大量移民到臺灣。在臺灣，一般將戰爭前來的漢人，稱爲本省人；戰後來的漢人，稱外省人。在歷經與大陸迥異的近、現代史的本省人之間，對外省人原本即存有生疏感，加上國民黨的弊政，使得反國民黨和反外省人的情緒高漲。1947年，爆發了由本省人發起的反國民黨的「二二八事件」，據說在國民黨的武力鎮壓下，約有一萬八千至兩萬八千的本省人慘遭殺害。

但是，國民黨掌握了由1949年的幣制改革與農地政策，所帶來的經濟安定的契機，更於次年六月韓戰爆發後，接受了爲阻止中共攻佔臺灣，而改變政策的大量的美國援助，於60年代中期，大膽導入外資，以提供越戰特殊軍需爲跳板，實現了高度的經濟成長。91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約一千八百億美元，超越了比利時。92年，國民生產總值每人約10196美元（日本爲26000元，韓國6749元，中國大陸360元；日本是91年，中國大陸是89年的統計數據），數年內，臺灣經濟便可達到與先進國家英國相同的水準。隨著急速的工業化，農民人口在1952年至85年約三十年之間，以百分之五十六漸減爲百分之十七地進行著都市化。

在臺灣經濟發展鞏固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後，80年代中期，政治的民主化便急速地進行。86年，在野黨的組織成爲合法化。87年七月，解除了長達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令。次年一月，繼其父蔣介石（1887—1975）擔任國民黨主席、總統之職的蔣經國（1910—1988）去世，本省人的李登輝（1923—）就任新總統。在李總統的領導下，相繼於91、92年的十二月，舉行了由臺灣人民首次選舉的國民大會代表（總統選舉機關）與立法委員（國會），大致完成了民主化。

在謳歌高度經濟成長與民主化的同時，現今的臺灣正爲國際上的孤立地位而苦惱。1971年中國大陸重回聯合國時，臺灣從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中被驅逐出來。有外交關係的僅有二十九個國家（1991年）。72年與日本、79年與美國斷交，最近92年八月，又與韓國斷交。除了孤立局勢之外，臺灣也懼怕中共政權的武力併吞。92年十二月的立法院選舉，認爲所謂「一中一臺」（一個中國，一個臺灣）是穩健且務實而主張臺灣獨立的民主進步黨，之所以能在一六一席中，獲得五十一席，取得飛

躍的發展，正反映了這種國民的不安吧！這個富裕但面積不及北海道二分之一的小島國，目前約有先住民的高山族三十三萬人，本省籍一千七百萬，外省籍二百七十萬人，合計二千萬的人民。臺灣的人口數目，遙遙超越瑞典、丹麥、挪威北歐三小國的總和，約等於澳大利亞與紐西蘭兩國加起來的總數。

## 二、百年的臺灣文學

從鄭氏時代到清末，在臺灣雖然也曾與大陸同樣地興盛詩文（古典詩、古文），但近代文學的發生，卻是日本開始殖民地統治以後的事情。知識分子因抵抗殖民地統治，對於大陸1910年後期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後的國家建設革命運動，產生共鳴。張我軍（1902—1955）等知識分子，對大陸的標準語及口語文體的形成，表示了關心。除介紹同樣以口語文展開的新文學運動及魯迅、胡適等人的作品外，自己也嘗試創作。但是，成為大陸口語文基礎的北京語與臺灣的方言，在發音和語彙上有很顯著的差異，對被從大陸國民市場中割捨的臺灣人而言，要接受大陸的口語文學是困難的。

另一方面，殖民地臺灣已被納入日本經濟中，且因殖民地當局積極推廣同化政策、日本語教育的緣故，知識分子於1930年代，開始用日本語來創作。無產階級文學作家楊逵（1905—1985）的〈送報伙〉（1932）及被批判為「走親日路線」<sup>①</sup>作家的周金波（1919或1920—）的〈志願兵〉（1941）等，即使在日本國內，也是相當受注目的作品。

又，戰後的1955年，因「二二八事件」亡命到日本的邱永漢（1934—），以《香港》作品，獲頒直木賞<sup>②</sup>，可說是臺灣人以日本語創作，而達到高水準的佳例。

戰後，在殖民地體制下成長的作家，對標準中國語的表達，本來就有所困難，又加上國民政府的大舉彈壓，本省人的文學面臨沉默的時代。例如，1949年被逮捕，關入火燒島監獄長達十二年之久的楊逵，他在監獄中，學習標準語，直到能夠以中國語進行文學活動，則是在出獄後的60年代。如此，50年代最有勢力的，便是國民黨的御用作家與傾述大陸鄉愁的外省人文學了。

<sup>①</sup>葉石濤《臺灣學史綱》，文學界雜誌社，1987年。

<sup>②</sup>日本為紀念小說家直木三十五（本名植樹宗一），於1935年設立的文學獎，主要獎勵大眾文學作家。

但隨著60年代的到來，臺灣社會也遇到了轉機。那就是隨著東西冷戰的落實，臺灣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受到美國的強勢影響，明顯地與大陸切離。開始有了電視廣播，出現了新聞記者，尤其美國電影，更是席捲了全臺。

這時期，臺灣大學學生白先勇（1937—）、王文興（1939—）等外省人子弟，以及陳若曦（1938—）等本省子弟，在卡夫卡與卡繆的影響下，形成藝術至上主義的現代文學派。而陳映真（1937—）、黃春明（1939—）等本省人的新生代作家，形成被稱為鄉土文學的現實主義社會派文學。

到了70年代，隨著高度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臺灣經濟的安定與社會結構的激變，在文化界萌發了臺灣本土主義，那是在急激的工業化、歐化中，想重新正視自己眼前情況的運動。隨著本土主義的抬頭，到了70年代後半，在現代文學派與鄉土文學派間，展開了被稱為「鄉土文學論爭」的激烈論戰。關於這一場論戰，在文學上雖然並不那麼地有內容，但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者金文京指出：「在那兒，臺灣文學所擁有的特徵，以出乎意料的形式呈現。」他說：

畢竟傳統的中國文學觀或文化觀，對外向來是以唯我獨尊式的中華思想為主，而形成自我完結性強烈的世界，在其內部則是儘可能捨棄與歐洲大陸匹敵的廣大領域內的各地方的差異，努力取得某種普遍性。因此，在那兒，對外來文化的積極攝取，或對某一地方的特殊性的執著，本來就難以被接受。如此來想的話，則將臺灣文學二分的鄉土文學派與現代文學派的任何一方，都只有在傳統中國價值觀較稀薄的臺灣方能存在，即使兩者的外表是對立的，仍可以理解它們都共有臺灣文化風土的共同根源，是從那裡所生出來的雙胞胎吧！<sup>③</sup>

這時期因為反動於鄉土文學派所強調極度緊張的現實主義及其對外來文化的排斥，以懷舊或以異國情調為主題的文學，也急速成長。女作家三毛（1943—1990，本名陳平）可為代表。三毛因《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妹屋加代譯，筑摩書房）等描寫非洲撒哈拉先住民和西班牙殖民地人的不可思議的生活方式，而成為臺灣最受歡迎的散文家。

<sup>③</sup> 〈臺灣文學是中國所擁抱的另一個中國文學〉，收入《別冊寶島》卷一二七《謎島臺灣》。

隨著臺灣社會邁進80年代，作為NIES<sup>④</sup>優等生的經濟，是持續飛躍地發展，隨著「由上而來的民主化」，88年一月也解除了報禁（發行報紙的禁令、張數的限制），報社一下子增加至四倍之多的一百二十五家。雜誌界也出現了服裝情報、商業與財務經營等雜誌。臺灣大學比較文學專家蔡源煌教授（1942—）對這種現象，有如下的描述：

這十年實在是很亂，文化擴散、意見蓬勃等現象都看到了，可是實在是很亂。怎麼個亂法呢？大眾媒介促使大眾文化高度地擴張，而且以一種沒有辦法抗拒的力量來哄抬它。將來的人回頭來研究1980年的文化，會發現它是一個價值變動的年代，是華而不實的年代，一切講究包裝。<sup>⑤</sup>

但是如果將80年代純作為輕薄短小時代的話，則會忽視了臺灣文化進入中國市場、國際市場的活動力。在這時期，除了大陸版的《魯迅全集》（1981）的忠實海盜版全二十一卷，以及長久以來被當成禁書的20、30年代的中國文學作品被出版外，莫言（1956—）、鄭義（1947—）、殘雪（1953—）等同時代的大陸文學也廣泛地被閱讀。臺灣小說也一本接一本本地成為大陸暢銷書，並在日本與歐美，相繼被譯成該國語言。侯孝賢（1947—）的《悲情城市》、楊德昌（1947—，上海出生）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等臺灣電影，開始受到國際性的好評也是在80年代。

作為外省人的後代，1957年在臺灣出生、備受歡迎的青年作家張大春，初登文壇，是在進入80年代入口的1977年。他的作品被認為具有魔幻般寫實主義和輕妙的語言遊戲，特別受到年輕人的喜愛。在已經國際化的臺灣社會中，所謂本省人與外省人、鄉土文學與現代文學的兩極對立，已逐漸成為往事，這兩者之間正逐步探索他們所共有的臺灣身份認同（identity）。

### 三、女性主義作家的李昂

誠如以上概述的，臺灣背負著自明代至戰後間的長期殖民、移民的傳統，和專制統治、軍事獨裁的歷史。這錯綜的關係，或許會讓人聯想到拉丁美洲的歷史吧！

<sup>④</sup>新興工業經濟地域，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cs。

<sup>⑤</sup>《海峽兩岸小說的風貌》，雅典出版社，1989年。

但是，臺灣卻比拉丁美洲諸國家，先一步地達成高度經濟成長，推行民主化，且在政治、經濟方面，更努力躋身於先進國家的行列。

基本上屬於中國文化圈，但仍擁有獨自歷史與文化的臺灣，在外交上雖孤立，卻於國際社會中，建設其不可動搖地位的臺灣——以女作家的眼光，注視這臺灣社會的成長的，正是女性主義作家李昂（本名施淑端）。

李昂是1952年出生於臺灣西海岸中部的彰化縣鹿港。18世紀末，鹿港是因運送臺灣米至大陸福建省而開鑿的，屈指可數的臺灣港都之一，由於鹿港溪急流河川所帶來的砂土淤積，使得它在二十世紀初便成為廢港。李昂有兩位評論家、作家的姐姐——施淑女、施淑青，她們以臺灣文壇的「施家三姐妹」而聞名。

當臺灣社會正經歷著由日本統治轉至國民黨統治的變動中，尚未找到出口瓶頸的時期，李昂的幼年期、少女期便在這廢港古都中度过。據說廢屋羅列的鹿港的陰暗巷道中，處處有幽靈出現的傳說。且這曾繁華一時的商業港都，也流傳下來許多有關運載米糧往來大陸與日本間船隻的故事。

1964年，李昂進入離鹿港二十公里左右西方內陸的彰化市的彰化女子中學（初中、高中合校的六年制）就讀。此時，她愛讀卡夫卡與D·H·勞倫斯的小說，也涉獵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受了年輕時代便寫小說的姐姐們的影響，李昂也從中學二年級開始寫小說<sup>⑥</sup>。現在仍使用著的「李昂」筆名，在高一時便開始使用。這一年向報社投稿的短篇〈花的季節〉，不但被文藝版採用，又被選入《1986年短篇小說選》，於是李昂以少女作家的身分登上了文壇。

1970年，李昂入學臺北的文化大學哲學系，來到了鹿港北方一六〇公里遠的首都。臺北文壇溫馨地迎接了這位早熟的學生作家，在各方面給予鼓勵。而在異鄉大都市臺北的生活，給予李昂從正面來注視故鄉鹿港的觀點。73年，李昂開始以高度經濟成長前臺灣的鹿港人們為主人翁，撰寫了《鹿城故事》小說系列。長篇《殺夫》也是這系列作品之一。

大學畢業後，1975年，李昂至美國西北部俄勒岡州立大學戲劇研究所求學。她將一天的大部分時間，花在教室與圖書館中的刻板學習生活。77年，取得戲劇學碩士學位。但給予作家李昂強烈印象的，卻是其後，在紐約與洛杉磯，所度過半年左右的，充滿活力的大都市的美國。

<sup>⑥</sup>據李昂編、方美芬增訂〈李昂生平寫作年表〉，李昂的第一篇作品〈安可的第一封情書〉，寫了五萬多字即中斷。《臺灣作家全集·李昂集》，前衛出版社，1992年。

1978年，回到臺灣後，李昂一面在母校文化大學戲劇系執教，一面從事旺盛的創作活動——報章雜誌專欄作家、電視評論家等廣泛的社會評論活動，直至今日。

李昂的文學，大致可區分為以《殺夫》等《鹿城故事》系列為代表的地方色彩濃厚的作品群，和通過戀愛制度、家庭制度的變質而描繪的現代臺北風俗的作品群。

《鹿城故事》系列，主要描寫1940年代至60年代高度經濟成長以前的臺灣社會，或被經濟成長所淘汰的落伍的地方都市。可以說那是對衝進高度產業化社會前的記憶的追溯吧！《鹿城故事》是被築基於儒、佛、道教上的習俗或規範所束縛著的人們，偶而噴出暗淡情感的世界。

關於現代臺北的代表作品，可以《暗夜》（1985）為例，登場人物包括中規模電氣工廠經營者，以股票投機買賣獲莫大利益的黃承德；其妻李琳在曾受日本統治教育的父親的影響下，以日本式賢妻良母為範本而成長；以及父親是外省人，卻喪失身份認同（identity），以販賣股票情報賺取小利，耽溺於與李琳或其他年輕女性性愛中的新聞記者葉原等，代表現代臺灣的人們。《暗夜》是描寫享受由高度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富裕生活的同時，受到由富裕所帶來的社會變動，小家庭制度的危機、無聊無趣的戀愛所威脅的臺北中產階級的故事。

最新作品《迷園》（1991），是以出生臺灣世家，在日本與美國取得學位的現代女性為主角，描敘中日戰爭後從殖民地、戰後國民黨強權統治，到現在的高度資本主義化社會間百年臺灣的長篇小說。除電影手法的閃回（flash back）第三人稱體與第一人稱體的混用文體手法，受到矚目外，大膽的性描寫，也成為熱烈討論的話題。《殺夫》所實踐的女性主義文學，在這部以臺灣百年歷史為背景的作品中，是如何的展開，將受到更廣泛的矚目吧！臺灣具影響力的文藝雜誌《聯合文學》等，曾就《迷園》展開正反兩面的文戰，據說該書的銷售，不到一年間，便再版五次，總數超過一萬本以上。

#### 四、《殺夫》的世界

《鹿城故事》系列之一，也是李昂代表作品的《殺夫》，1982年連載於《聯合報》，83年八月獲《聯合報》中篇小說獎第一名，同年十一月，成為《聯合報》叢書之一，與其他《鹿城故事》系列短篇，共同以《殺夫—鹿城故事》的標題出版。

作為女性主義文學的《殺夫》，不僅在臺灣，在世界上亦受到相當高的評價。據

德文版翻譯者H. 馬漢茂 (Helmut Martin,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教授所說，該書1987年於舊西德出版精裝本，引起極大的話題；89年以平裝本出版即成爲暢銷書。據說在美國、法國也已刊行了英譯本、法譯本，極獲好評。

先前筆者曾敘述由於在異鄉首都臺北的學生生活，使李昂提筆寫作《鹿城故事》系列。可以說，留學美國的異國體驗，對系列作品裡的總結篇《殺夫》的寫作，是具有重要的意義吧！單行本《殺夫》的前言中，李昂回顧在洛杉磯的時代，曾有如下的記述。寫完學位論文，得到臺灣《聯合報》青年作家獎助金的李昂，在半年左右專業作家的安定生活中，她幾次開二小時車到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中國文學教授的前輩作家白先勇住宅：

南加州的天那般蔚藍，我們坐在先勇家院子的榆樹下，看風翻吹過一樹白亮的榆錢，一邊響著唱片中白光漫不經心的唱她永恆不變的歌，感覺到時空巧妙的混合，霎時間都了無定位，古今中外的齊匯聚了起來。

希臘神話中，據說榆樹是和夢神摩爾甫斯 (Morpheus) 結合在一起的，只要在那樹下睡覺的人都將爲惡夢侵襲。李昂所見到的惡夢，正是《殺夫》。

在白先勇家，她偶然看到《春申舊聞》一書。那是收集從前上海雜談的書，其中一章〈詹周氏殺夫〉敲動了李昂的心。令李昂感動的〈詹周氏殺夫〉，記敘日本占領下的上海，發生了殺夫事件，衆人以爲是通姦淫婦犯下的罪行而加以調查，結果發現不是犯淫，而是妻子受不住丈夫的暴行而行凶，因而評斷這是一樁少見的殺夫事件。李昂立刻以這「妻殺夫」爲題材，開始寫作小說。但因對於事件當時的上海情況不十分了解，僅寫了冒頭部分便輟筆了。

回到臺灣，在報章專欄討論女性問題。四年之後，李昂決定從女性主義的角度，重寫《殺夫》。李昂寫著：

有了這樣的認定，我很快想到將小說的背景移來臺灣——這樣才能顯現出我企圖對臺灣社會中兩性問題所作的探討，更爲了要傳達出傳統社會中婦女扮演的角色與地位，我決定讓故事發生在鹿港。

在古代中國，儒家知識分子向來主張妻子須對丈夫絕對服從＝貞節。因此，如



同《水滸傳》、《金瓶梅》中所描寫，與西門慶通姦的潘金蓮殺死丈夫武大的典型般，殺死丈夫的女性經常都是不貞的，尤其犯下最大不道德的通姦罪的女人才會殺死丈夫。

相對於此，李昂描寫的，卻是不堪虐待而殺死丈夫的女人，或因反叛容忍丈夫虐行的社會制度而犯下殺人罪的女人。李昂訪問舊西德時，德國的女性主義者對這作品，提出意見說，為什麼英雄不在變成精神錯亂前，為反抗而有意識地殺人呢？英雄應該自覺性的殺了丈夫，發表女性主義宣言才對。

李昂回答：較之英雄式的女性主義，她真正想要描繪的是，中國社會歷史中培植出來的壓抑女性的現實問題，和不得不在其中生存的女人的悲哀及人性。實際上，《殺夫》並不是單純的女性主義宣言，而是細緻鮮明地描寫過去中國女性的淒慘狀況，且經由蔑視女性的描寫，以暴力壓抑妻子的丈夫，或周邊人物也都明白地漂亮地顯現出，傳統社會裡的眾人都是孤獨的、悲傷的存在。

《殺夫》的時代，是臺灣開始高度經濟成長前的1940年代。舞臺是清代曾繁榮一時，臺灣少數港都之一、後來成為廢港的中部都市——鹿港。主角名叫林市，是沒落讀書人後裔的女兒。父親因肺病亡故，留下幼小的她。叔父以寡婦再嫁，女兒不能承嗣後代為理由，將母女二人趕出家門，並剝奪了家產。母親與林市在化為廢墟的祠堂，躲避風雨，以撿拾破爛為生。某寒冬之夜，為飢餓所迫的母親，以兩個飯團的代價，委身於某路過的兵士。那夜以後，母親便從林市的面前消失了蹤跡。從此只留下母親因破壞貞節而被族人給沈入河川的流言而已。且林市稍微長大後，就被叔父以少量豬肉的代價，將她嫁給屠夫陳江水。

陳江水是在極貧窮的母子家庭中成長的，五歲時就開始背著與自己身高般大小的竹籠，撿拾豬糞。十歲左右即進入屠宰場，成為打雜工人，為了獲得收入較好的屠夫之職，陳江水自願屠宰懷有身孕的病母豬。屠宰場中的迷信：認為殺了懷孕的母豬，那母豬腹中未出生的小豬的靈魂，將會來討命，且流言說陳江水家的周遭每夜都聽得到豬吼叫的聲音。陳江水自己也覺悟了持續殺生將會讓自己死後墮入地獄，一直意識著自己作為屠夫的第一次工作所背負著的殺死母豬的原罪。如此，因禮教喪失母命的林市，就被與因貧困殺死母豬的陳江水結合一起。

娶了林市的陳江水，加諸瘦削的林市以殘暴的凌辱，從她的哭叫中，感覺官能快感之外，仍無法滿足於此。另一方面，經常來往於有豐滿肉體的老娼婦金花的妓館，他在 sex 的時候，有和屠宰牲畜般同樣的充實感覺。如同被他逮抓的豬仔在屠

畜臺上鳴叫般，女人也得在他的腹下哀嚎不可。而作為孤兒長大的林市，既沒有 sex 的知識，在陳江水的粗暴舉動下，只有大感恐懼地哭叫起來。而這又引起陳江水無法忍受的快感，更加厲了凌辱。陳江水對林市、金花的頻繁要求 sex，特別是清早屠宰場工作結束後午前的 sex，似乎是為了解放因工作而緊繃的情緒的儀式。

本來陳江水的粗暴，多是由於在極貧困中成長的關係，且雖然擁有作為屠夫的優秀技術，相反地，在社會上卻是受蔑視的對象。與像母親般的金花接觸時的陳江水，倒是充滿了溫柔。陳江水凌辱林市的日子，常會帶回豐盛的魚肉，林市也在 sex 時哭喊後，勤勤快快地準備午餐——那是溫柔的語言或親暱動作所欠缺的東西，相應地有某種安定的夫婦關係。當知道陳江水成為賭博莊家時，林市之所以會說出：「吃人的肉，喝人的血，會絕子絕孫……你能不能不要去賭……再怎樣艱苦我都會跟你。」這話也正是由此之故。

倆人的夫婦關係，因鄰居阿罔官的介入，一轉而成悲慘結局。阿罔官的捕魚丈夫很早便遭海難而死，從此她過著寡婦生活，撫養兒子阿清。現在阿清也娶了媳婦，阿罔官在井邊雜談時，討論別人的閒言閒語，對沒有婆婆、小姑，又不必外出工作的林市，感到嫉妒。揶揄之餘，又唱著南無阿彌陀佛與佛陀的慈悲，宣傳婦女的貞節。但實際上，阿罔官在丈夫死後，便與親戚私通，以偷窺陳江水和林市的 sex 秘密，以感受愉悅的滋味。

但是，當她與媳婦吵架，在看熱鬧的眾人面前，被媳婦扯出秘密通姦真相的那晚，阿罔官企圖上吊自殺，由於陳江水與林市的救助，取回了一條命，但那之後，中元節那天，再次出現於林市面前的阿罔官，有種從黃泉歸來般令人害怕的淒厲感。

誠如魯迅在隨筆《女吊》(1936) 中所描述般，在中國有種信仰，認為含恨上吊自殺的女鬼，會用和自己一樣的死法引誘活人，以便轉世重生。林市也從井邊洗衣伙伴的老婦人處得到警告說，含恨的死靈將會糾纏林市夫妻二人。

不久，阿罔官將井端會議的女人聚集在自家中，編派流言說，陳江水是善人，而林市則是遺傳了母親的淫蕩，sex 時會叫出一公里外都聽得見的歡喜聲音，實在是女人的恥辱。但她在深夜時，卻又像死靈般站在陳江水家前，監視被姦污的林市。

偶然偷聽到阿罔官散布流言的林市，自此不論受到怎樣的痛苦，都拒絕大聲嚷叫。發怒的陳江水便更激烈地加以凌辱，甚至以不讓吃食做為懲罰。且強拖著林市到屠宰場，冷不防地讓她觀看解剖現場。因震驚休克，導致精神錯亂的林市，突然想到要為死去的母親設壇祭拜，在這時，醉酒回家的陳江水「x 你老母 x x」地亂

嚷，並用屠場的屠刀，威脅林市，且比平時更激烈地凌辱林市。林市在瘋狂之下，拿起那屠刀，切殺了熟睡的陳江水，將屍體拋入海裡。

殺夫事件後，作為證人，成為鹿港熱門人物的阿罔官，得意洋洋地向人們說：

無姦不成殺……林市是有福不知守……這款事，查某人忍忍也就過去，那有胡亂唉唉亂叫，鬧得四鄰皆知，害我們作查某的都不敢替伊辯解呢！……實在是冤孽啊！作阿母的出了事故，她們這一家風水不好，現在女兒又為同樣事情殺人，命中註定，實在是冤孽啊！

從前魯迅曾引用俄羅斯作家阿爾志跋綏夫 (Mikhail Artsybashev) 的話說：「不惟所謂幸福者終生胡鬧，便是不幸者也在別一方面糟蹋他們自己的生涯。」<sup>⑦</sup>《殺夫》中的阿罔官，借由儒者意識形態與佛道通俗的因果論，講述歷來將女性貶抑至最底線的中國社會倫理。阿罔官的可憐，在於雖然自己歷嚐了身為寡婦的屈辱，但到年歲老大的今天，卻貪婪地以欺侮林市而獲得從前不曾有過的快樂。正像阿罔官這種不幸又可憐的人，才會像被吊死鬼附身般，催迫陳江水與林市的殺人事件發生，實現了所謂吊死鬼復仇的因果論。

可以說被復仇的林市，也完成了同樣因含恨而死的母親的復仇吧！林市的殺夫，是對抗將女性單純視為性的快樂與維持家族生產男嬰的道具而已的禮教社會，代替那些成為犧牲品的母親及無數的幽靈所行使的報復吧！

林市結婚前，夢見黑色柱子。黑柱可以理解為通姦的母親被族人所綑綁的祠堂的柱子，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徵。可說是男性統治女性的現實的表現吧！這黑柱於殺死丈夫時，以幻覺的形式再次出現，「那柱子轉為焦黑倒落，紛紛又化為濃紅色的血，四處飛散」。大柱的崩壞，說明了由於林市的殺夫，成就了女性對男性統治的復仇。

但《殺夫》並不僅止於單純的復仇譚便結束，救贖的儀式仍繼續。林市將剝碎的陳江水屍體，運到海岸，丟進海裡。以阿罔官為首的男性統治方面來看，這是消滅證據的行為。但是，林市將屍體丟進海裡，必定有超越那之上的意義。

林市的母親委身於兵士的那個夜晚，「漫天颳起尖硬的海風，聒噪呼嚕的響遍大

<sup>⑦</sup>《幸福》譯者附記，收入《魯迅全集》第十卷《譯文序跋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20年。

街小巷」，那一夜，沉到河川裡的母親屍體，被急流給搬運至海裡了吧！

母親被沈沒的河川是什麼河川呢？作品裡並沒有記載。但是，林市嫁入陳厝地區陳江水家的那天，她渡過「黑貓橋」，越過了「黑貓川」。陳江水家在河川稍前，「在陳厝的盡端，遠遠都可見到海」。

在那海裡生活的人們，是《殺夫》中唯一親切對待林市的人。中元節那天，為答謝救回母命而帶來一塊布料的阿罔官兒子漁夫阿清。他為被陳江水折磨得生病，幾近死亡的林市煎藥。對被陳江水的飯糧控制著的林市，溫柔地贈予食物的是漁網的年輕主人。

林市所住鄉鎮西方廣闊的海洋，好像洗潔人們的淨土。與此相對地，陳江水所來往的屠宰場，則充溢著異界的形象：

所有的一切俱蒙上一層黃暈色彩，一口大鑊上滾開的水氣，形成白色的煙霧四處飄揚，幌動的人影映著地上一層漫濕淺水，所有的事物與聲音十分飄渺，仿如夢中出現的景致，極為不實在。

覺悟自己死後將墮落地獄的陳江水，可以說已經活生生地處在異界之中了吧！

陳江水在新婚初夜的翌日，從海邊的荒地出現於被不安與恐懼所迫而坐在門口流淚的林市面前：

最初林市並沒能認出陳江水，只知是個男子，走在屋外一大片海埔空地，走了許久，在距離上似乎沒甚進展，那海埔空地應該是延伸向海，但在遠處為一叢叢蘆葦與幾棵小樹遮掉視線，因此只成一方綿長的灰黃空地。不長草的地面上有累累卵石，十分荒蕪，特別是黃昏一颺起鹿城特有的海風，漫天旋動一陣黃沙，襯著背後天空的一輪巨大紅色落日，更是荒清。

這以西沈夕陽為背景的荒涼景象，不免令人想起三塗之川<sup>⑧</sup>。

從殺害現場將切碎的陳江水屍體流入大海的林市的行為，是跨越三塗之川，將

<sup>⑧</sup>據偽經《十王經》，三塗之川位於通往冥界之途中，相傳人死後初七日必須渡過此處，其地有流速緩急不同的三條河川，亡者依其生前所造罪業之不同，而渡不同的河川。又稱三塗河、三瀨川、奈河津。

陳江水送往淨土的救贖行爲。自覺了己身罪行的陳江水，成爲林市對男性統治體制復仇儀式下的供品，最後返歸至西方之海的淨土中。可以說貫流《殺夫》全篇主題的，便是復仇與救贖。

作家白先勇曾對《殺夫》有如下敘述：

《殺夫》這篇小說非常複雜，寫人性的不可捉摸，人獸之間剃刀邊緣的情形寫得相當大膽，相當的不留情，寫沒有開放的農業社會中，中國人的陰暗面，把故事架構在原始性的社會裡來研究人獸之間的一線之隔；這是篇突破的作品，打破了中國小說很多禁忌，不留情的把人性最深處挖掘出來。

的確，《殺夫》是將「中國社會的陰暗面」，高度經濟成長以前臺灣社會中的「人性最深處」，毫不留情地挖掘出來的作品。但是，筆者從最初讀大陸版《李昂作品選》中的《殺夫》以來，到翻譯完畢，從不曾認爲《殺夫》作品只是單純的過去的故事。

乍看極其繁華的現代日本社會，在其內部也有種種問題。如同最近被提出的從軍慰安婦問題般，在太平洋戰爭中，遭日本侵略的受害者現仍生存，並對日本人要求賠償。那些被殺害的亞洲人，包括作爲殖民地士兵、軍伕、軍屬而被迫出征戰死的臺灣、朝鮮人的死靈，現在仍徘徊在中國大陸、東南亞及南海諸島吧！生活在現代日本的我們，不也過著比陳江水或阿岡官更罪孽的生活嗎？只要想到這一點，在我面前的《殺夫》復仇與救濟的故事，就更真實而痛切地復活起來了。

此外，《殺夫》中有關於陳江水「持續殺生的結果，死後將下地獄」，或時常「有種和屠畜時的充實感覺」等表現，這是以前臺灣被貧困與蔑視所苦的男人原罪意識，和想從那一瞬間逃避的心理的描述。作者李昂的意圖，是透過陳江水的這種心理，對中國傳統禮教社會的告發。在臺灣，像這種作者的意圖，是可以充分理解的。在日本之前，《殺夫》在德國、法國、美國已經被翻譯、介紹過。當然這部揭發半世紀前臺灣禮教社會的作品，不用說，並沒有特意去製造對現在各國從事屠宰業的人們的蔑視或偏見。

翻譯《殺夫》之際，是以作者李昂小姐所贈《殺夫——鹿城故事》（臺北，聯合報社，1983年初版，1991年九月十二次印行）爲底本。本書中所收錄的訪問稿〈李昂——臺灣的女性主義文學〉，是1992年四月在臺北採訪，同年刊載於文藝雜誌《海燕》（福武書店）十一月號中的文章。

本書的翻譯，是1992年四月參加臺北所舉行的中日翻譯文學研究討論會（主席林文月，臺灣大學教授）時，在以臺灣作家、評論家為主的友好宴會上，與李昂小姐、JICC出版局（寶島社舊名）編集部的小川哲生氏，三人歡談下而開始的。小川先生是該出版社1990年至91年發行的《發現與冒險的中國文學》全八卷的主編，該《全集》的第六卷《香蕉船——臺灣文學的招待》（山口守監修）中，收載李昂小姐短篇〈給G·L的信〉。在宴會中，李昂爽快地答應小川先生的翻譯、出版的要求。

翻譯之際，我能力上無法理解的若干問題，李昂小姐親自給了我詳細的解答。又，本書的出版，得到臺灣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郭為藩先生）的贊助。因此，衷心地對李昂小姐、小川先生及株式會社寶島社與文化建設委員會表示感激之意。